

中東「足球停火」助青年遠離極端 敵友開波 踢走戰禍

歐洲頂級足球賽事吸引千萬球迷注目，球員為金錢及名譽而戰，而在戰亂頻繁的國家，足球員參與比賽，則往往要冒生命危險。然而這無損足球的魅力，它不僅僅是一項競賽，也被視為團結國家和終結戰禍的象徵，政治意義不容忽視。

在深陷內戰的敘利亞，地區勢力錯綜複雜，不少球員均曾遇襲，當中有人重傷甚至死亡。戰火並未澆熄人們對足球的熱情，該國足球聯賽只有8支球會，為方便管理，比賽只在首都大馬士革舉行。即使幾乎免費入場，卻因局勢動盪，每場比賽只有約數百人入場，相比起內戰前近5萬人的盛況相去甚遠。

敘政府邀反對派友賽

足球成為促進政府與反對派和解的手段，政府軍便曾在戰事重鎮阿勒頗空投傳單和以手機短訊通知，邀請佔據城市東部的反對派，出席在西部地區舉行的足球友誼賽，當局會向出席者提供「安全通道」。傳單上寫着，比賽是為了促進國家和解，歡迎任何人參與。球賽最終順利舉行，從照片可見，雙方球員在敘利亞國旗旁列隊，彰顯團結，獲不少觀眾捧場。有網民則指，反對派武裝分子沒參賽，比賽是在政府軍士兵和流離失所的居民之間進行。無論如何，今次球賽多少反映了敘國人對和平的渴望。

阿富汗聯賽憂塔利班襲擊

阿富汗超級足球聯賽(APL)則於2012年成立，在戰火下穩步發展，創辦人之一的麥克唐納感嘆，近年安保狀況轉差，「聯賽剛開始時治安還不錯，但局勢愈來愈動盪，塔利班在阿富汗各處都有根據地，令人擔憂」。舉辦足球聯賽非常艱難，他仍認為相當值得，足球成為年輕人的寄託，有助他們遠離極端主義及毒品。

為方便管理和減低成本，所有球會集中在首都喀布爾兩個球場比賽及操練。當地夏天天氣炎熱，冬天日照時間短，適合舉行賽事的日子不多，賽程需盡可能壓縮。APL只有8支球隊分組比賽，賽季由8月至11月，觀眾只需付50美仙(約4港元)便能入場觀看。

■《獨立報》/英國廣播公司/美國有線新聞網網絡



足球友誼賽有不少觀眾入場。 網上圖片



當局向出席者提供安全通道及交通。 網上圖片



敘利亞舉行足球友誼賽，雙方球員在敘利亞國旗旁列隊。 網上圖片

巴勒斯坦爭建國 些路迪迷搖旗支持



巴勒斯坦旗海

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是世仇，今年8月，以色列球隊比亞斯華普爾到蘇格蘭參加歐聯附加賽，對陣蘇格蘭「班霸」些路迪，主場球迷看台上卻出現巴勒斯坦旗海，違反歐洲足協勒令球賽不得展示政治訊息的規定。

些路迪球迷慣於就政治議題發聲，該球會最初由窮困的愛爾蘭裔天主教移民組成，他們抗議蘇格蘭天主教徒受經濟歧視，亦爭取愛爾蘭自治。大部分球迷皆知這段歷史，對受壓迫的巴勒斯坦人身同感受，有女球迷表示：「巴勒斯坦正重演愛爾蘭的歷史。他們只想要自由，我們支持他們。」有球迷組成「綠色軍旅」積極參與政治運動，現有約500名會員，他們曾為在法國的難民提供食物，更舉辦反歧視的足球錦標賽。

歐洲足協一向禁止球迷攜帶「政治性及挑釁性」物件入場，些路迪因而受歐洲足協罰款。「綠色軍旅」通過眾籌，協助球會繳交罰款，餘下款項將捐予巴勒斯坦慈善組織。

■《經濟學人》

「伊斯蘭國」 借比賽招攬聖戰士

極端組織「伊斯蘭國」(ISIS)滲透西方和中東國家，多國情報部門密切監察當地的清真寺，防止ISIS支持者利用清真寺傳播極端思想招攬新血。ISIS因而改變策略，借足球接近年輕人，再招攬為聖戰士。

化名奧泰巴的約旦伊斯蘭教士表示，在清真寺物色到潛在聖戰士人選後，便會以舉辦足球賽事為由，帶他們到農場或私人寓所，博取信任，再乘機宣揚ISIS「教義」。據報，約旦不少大學體育會及宿舍已淪為ISIS「揀蟀」場所。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家阿特拉蘭表示，

ISIS認為足球是異教徒發明，令穆斯林無法專心履行宗教義務，但ISIS仍視之為吸引聖戰士的工具。

即使極端分子熱愛足球，對其他球迷仍不改心狠手辣。ISIS分子今年3月向伊拉克巴格達一個球場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，導致29人死亡；ISIS於7月更在「首都」拉卡處決4名足球員。有拉卡居民形容，ISIS利用足球只是出於機會主義，「他們看不起足球，又不能否認足球很受居民歡迎」。

■《赫芬頓郵報》/英國《太陽報》

禁球證依FIFA球例 稱「違反真主意旨」

在「伊斯蘭國」(ISIS)控制的敘利亞地區，仍准許進行足球比賽，但ISIS「法庭」禁止球證跟隨國際足協(FIFA)球例，認為是違反真主意旨，球證必須執行伊斯蘭教法，否則即屬「違反真主意旨」，將被禁止執法。

伊斯蘭教法存在「以牙還牙」的法規，若某人的家人被殺，他可殺死兇手一名親屬報復。因此，在比賽中被踢傷的球員，可要求向對手報復。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聖戰問題專家阿馬拉辛加姆表示，部分伊斯蘭教學者並不反對通過運動來強身健體，但如果目的是爭奪錦標，就應該禁止。

■《華盛頓郵報》/英國《獨立報》

尚無條件人工繁育

國內研究表明，目前白頭葉猴除了在廣西的自然環境下生存以外，在全球其他地方還沒有發現其活體和標本，並且尚無人工培育繁殖繁育記錄。不過，崇左當地目前正在利用喀斯特地貌風景及白頭葉猴棲息地保護區，建設白頭葉猴研究中心和生態公園。

北京大學教授潘文石和他的團隊，已經在廣西崇左白頭葉猴研究基地蹲點近20多年，並於此前公佈了他們研究白頭葉猴的繁殖進化的報告。報告稱，生存於250萬年前的白頭葉猴，每個猴群中只有一個雄性是猴王，而其它成年猴都是雌性。雌性猴王每天都要面對外來入侵的年輕雄猴的挑戰，老弱的猴王受到年輕強者的挑戰，最終被取而代之，這是白頭葉猴家族延續逾兩百萬年的生存法則。

在新的雄猴猴王產生後，老猴王所出的幼猴將被新猴王毫不留情地推下懸崖摔死。對於此番現象，潘文石教授研究團隊表示，這是新猴王的繁殖策略，因為只有殺死小幼仔，才能促使母猴盡快發情，以便將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。雌性白頭葉猴長大後便要離開父母，去組建自己的家庭並繁育自己的後代。



崇左板利國家級白頭葉猴保護區。 記者蘇徵兵 攝

喀斯特石山的黑白精靈

探秘白頭葉猴 守護珍稀國寶

白頭葉猴的研究價值並不亞於大熊貓，牠們的生存環境與保護絕對不容忽視。 本報廣西傳真

今年冬天的首場大規模降溫，已經抵達位於廣西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板利監測站。一座座被大片甘蔗地分隔包圍着的喀斯特石山，就是白頭葉猴的棲息地，牠們被當地人譽為「喀斯特石山的黑白精靈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徵兵 廣西報道

白頭葉猴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吳堅寶，指着監控器上的一隻幼猴欣喜地告訴記者，這是一隻剛出生不久的白頭葉猴，也是近期發現的第5隻幼仔。他介紹，白頭葉猴是一種半樹棲半岩棲的熱帶動物，牠們性情溫和、形態優美，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。

存世數量僅為大熊貓一半

吳堅寶說，目前在廣西崇左市國家級保護區，白頭葉猴的總數達到了937隻左右，已經渡過了該物種瀕臨滅絕的危險期。儘管如此，全球白頭葉猴存世的數量僅相當於大熊貓（約2,000隻）的一半，也僅為另一國寶金絲猴（約6,000隻）的六分之一。白頭葉猴的研究價值並不亞於大熊貓，牠們的生存環境與保護絕對不容忽視。

據介紹，白頭葉猴是唯一一種由我國學者發現並命名的靈長類動物，也是廣

西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旗幟物種，牠們的棲息地分佈狹窄，僅限於廣西西南部崇左市的扶綏縣、江州區、龍州縣和寧明縣等4縣區境內。

在此前召開的「中國廣西生物多樣性國際學術討論會」上，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主席卡特邁爾，羅素宣佈，國際靈長類保護大會認為，中國廣西特有的白頭葉猴被列為25種最瀕危、最需要保護的動物之一。

村民山腳耕作 靈猴山腰守望

大家跟隨着保護區護林員何錦龍的步伐，穿過大片茂密的甘蔗林，來到大石山的腳下。順着何錦龍手指的山間小洞口向上望去，一群白頭葉猴正在我們目光所及的不遠處。猴群顯然已經發現我們，但並沒有驚慌竄逃而去。人群和猴群就這樣相互對望着，彼此互不打擾。何錦龍說，猴群棲息的石山周圍全部

是當地農民種植的甘蔗地。白頭葉猴的主要食物就是山上樹葉的嫩葉，冬季樹葉枯黃凋零後，牠們只能吃樹上殘留的野果和還沒完全乾枯的樹枝。即便如此，猴群從不踐踏農民的農作物，經常是農民在山下耕種，猴群在山腰對望，人猴相處在當地通常是一幅和諧的畫面。

設多個供水點 保障猴群所需

在保護區建立以前，白頭葉猴曾經被偷獵用於製造「烏猿酒」，現在連當地人也參與到了保護、救助白頭葉猴的隊伍當中。此前，有兩隻白頭葉猴因為打鬧嬉戲衝下公路，被疾馳的車輛撞傷，被當地農民迅速抱送到保護區醫治。其中一隻經過救治後已放歸石山，另一隻卻不幸死亡，並被做成目前唯一的標本，存放在崇左白頭葉猴展覽館進行展示。

由於頻密的農業耕作對白頭葉猴棲息地有所干擾，當地已經禁止農民在保護

區內進行燒山墾荒、放炮燒石灰等傳統的作業方式，亦關閉了兩座採石場，勸阻山下的農民上山砍伐樹木做柴火，以便減少對白頭葉猴生活的影響。不僅如此，由於喀斯特石山地質特徵不具備天然水源，再加上冬季的嚴重乾旱，導致白頭葉猴飲水困難。為了解決這一難題，保護區在石山腳下設置了多個供水點，以供猴群所需。



猴群在大樹上與人們對望，雙方互不打擾。 本報廣西傳真

■樹枝上的嫩葉為白頭葉猴的主要食物來源。 本報廣西傳真